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四十八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十八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魏志夏侯玄傳注世語曰經爲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勞格校勘記曰經爲司隸校尉非太守也案本傳下文鍾會爲司隸校尉辟雄爲都官從事郭頒以司隸屬之王經誤也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

答雄

世說方正篇曰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準橫怒遂與杖遣之注晉諸公贊曰劉準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南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晉書校文三曰宋史繩祖學齋佔畢及近人銅熨斗齋隨筆謂晉有兩劉毅以劉仲雄及此傳所載者當之蓋不知毅實譌文也案劉君平與劉仲雄名字不同郡望亦異攷仲雄傳既未為河內太守亦未遷侍中則此文劉毅當為劉準之誤又世說雅量篇注引鄧粲晉紀周馥代劉準為鎮東將軍亦見馥本傳殆卽此人

及吳奮代毅為太守又以少譴

繫雄於獄

世說方正篇注案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

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

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

書鈔六十八晉春秋讖字曰向雄為鎮西將軍功曹鍾會誅雄收而葬之案習氏以雄為功曹與傳作都官從事異

文帝召雄而責之曰

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魏志鍾會傳注引漢晉春秋朽作枯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魏志鍾會傳注引漢晉春秋此句下有以此訓物同矣二語雄曰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魏志鍾會傳注引漢晉春秋作殿下讎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勑雄令復君臣之好世說方正篇注

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奮爲侍中同省相遜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案本傳吳奮劉毅確爲二事孝標云此非劉淮蓋但知吳奮一事也惟劉毅則當是劉準之誤準又脫誤爲淮也

爲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卽去帝聞而大怒世說方正篇作武帝聞何不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世說方正篇故絕作猶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世說方正篇今之進人作今之君子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作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通典九十九王隱議向雄事曰禮雖云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當爲小惡也三諫不從則去不見留於其君則不敢立其朝至如仲子稱人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人以凡人遇我我以凡人報之此猶輕于戎首則

可逆而避之至死不往可也雄無詔敕逢避求可非也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為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為征虜將軍案世說方正篇注引世語作護軍將軍恐誤太康初為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世為護軍將軍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

累遷議郎武帝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

馬解狄道之圍閻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孫玉庭區種五種氾勝之遺書序曰世傳區田之法始於伊尹顧商周之世書多不傳傳者見於氾勝之農書漢藝文志農家氾勝之書十八篇留心民事講求實用於農政言之特詳故周禮草人疏稱漢時農書數家氾勝爲上隋唐二志並著于錄其時尚有傳本自唐以後遂至散佚蓋樹藝之術不講久矣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

氣陵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又一作艾因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足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

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

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臧琳經義雜記曰孟子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也郭爲外城猶槨爲外棺開廣二里已不爲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段所言五里之郭必非誤陳倬敦經筆記曰齊策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倬案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晉書段灼傳引作五里之郭蓋古制降殺以兩五七形近而譌覸踳鞠此又古本孟子之一說圜圍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

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擾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晉略曰三王太宰安平王孚司徒義陽王望衛將軍齊王攸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

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衛所謂盤石之宗
天下服其彊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
耳若慮後世彊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
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
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
外有諸侯九國之彊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彊大
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
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開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
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糅例受茅土似權
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

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利呂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誡誡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衍文涉上雖下功必侯而誤）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

重報故荊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匕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為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沈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

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
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
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値有
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
明之君而徒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
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於
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
生百歲尙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懸
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
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

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蓂莢未生麒麟未游乎靈囿鳳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戍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

臣獨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

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
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
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
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
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
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
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
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
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
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

歷世姦雄之所闚闞逋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爲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慺慺亦竊願陛下居安思危無日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殺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惠蜫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覘望者也陛下自初踐阼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謇謇之臣以

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問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恕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爲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息顗表

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
書上自邃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
得而稱至于忠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
有謇謇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
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
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
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
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寍四
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爲相夏癸放於鳴條商辛梟
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厲任賢相

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沈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

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羖於宛市取丕豹於晉鄉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世為彊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涫崩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立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嚮應於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

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于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爲晝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爲漢所擒至此尙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案士子孟子作民此避唐諱禽之走曠野孟子作獸之走壙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禮記曲禮正義曰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雁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

名禽也故曰爲川驅魚者獺也爲藪驅雀者鸇也爲湯武
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
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
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爲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
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
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
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爲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
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
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
於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尙方斬

馬劒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尙復不寤乃以爲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爲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爲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元作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

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竝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卽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爲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雹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

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

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恆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恆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日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日士之立業行非一概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會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

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
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
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
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
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塗一作徒塞
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
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蓽門蓬戶之俊安得不
有陸沈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
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
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

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尙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

人自可差倩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與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毅勸帥有方深加奬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

相弁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倘未爲亡其弓也其於
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
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
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
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邪則放勛欽
明而有丹朱瞽瞍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
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
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
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爲諸侯伯子
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並同天下

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魏魏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為嚴防使著事齋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纘

閻纘周處傳同作閻纘楊駿傳作閻纂隋經籍志亦作纂書鈔五十七亦引閻纂集四言詩啟謝賦唐書宰相世系表十三下又作讚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為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唐書宰相世系表十三下曰閻顯孫甫魏武帝封為平樂

鄉侯案甫爲圖之誤文勞格校勘記曰魏公卿上尊號奏有建節將軍平樂亭侯臣圖即閻圃也但此作鄉侯疑黃初中所進封也魏志張魯傳曰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注魏略曰黃初中增圖爵邑在禮請中後十餘歲病死父璞嗣爵仕吳至牂柯太守勞格校勘記曰案牂柯郡未嘗屬吳吳字疑衍案唐書宰相世系表十三下但云牂柯太守璞無吳字纘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書鈔六十九干寶晉紀曰駿誅乃解職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

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讀史舉正曰駿傳誅親黨夷三族安得有從弟在且人葬其兄而告之亦非人情駿爲賈后所害則模者乃后族兄賈模耳又澹時爲東武公亦未封王督記日諸楊不聞有楊模史稱賈模孫誅楊駿封侯則其爲賈模明矣衆咸懼塡家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楊駿傳日惟太傅舍人巴西閣纂殯斂之書鈔六十九干寶晉紀日上表求改葬駿中朝特聽之國子祭酒鄒湛以纘才堪佐著晉書校文三日通典六十一引纂集作可佐著作此奪一字薦於祕書監華嶠嶠日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閒王顒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日伏見赦文及牓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

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
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
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
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無汲
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
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
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
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
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
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弈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

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遂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
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
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
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遂無狀言語悖逆受
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
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
夫劉寔（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
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
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
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

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勑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祇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没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孼子其操心也危慮患

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
下驕遹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
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
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
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遹念昔
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
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閽寺悾悾之誠皆為
國計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
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為頻見拔擢嘗為近職此恩難
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

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比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

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尉慈悼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旣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旣信姦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案漢書列傳丙吉不作邴惟魏志邴原元和姓纂亦作丙原知邴丙通用丙之得姓由於邑名蓋古人本作邴也）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

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閒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爲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弒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

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郈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艮有以也周家祿校勘記曰句首當作然則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沖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壐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廢

與倉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後安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敢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爲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也纘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沖比

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

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笞窋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䟦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旣簡於恩亦疎易致構閒故曰一朝不朝其閒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爲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纘又陳令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沖不可涉道謂可遣妃來迎遠路令其父行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祜二世假

親具嘗辛苦以家覩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爲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愼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爲右率如閒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爲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俶

郭斌則於刑爲當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沖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閻兒作此爲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爲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爲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徵等（繆徵當從賈充傳作繆徵）皆謐父黨共相沈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爲怪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淸當臣獨謂非但岳徵

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唐書宰相世系表云晉殿中將軍漢中太守纘案傳失載殿中將軍隋經籍志云梁有隴西大守閻纂集二卷錄一卷案隴西當爲漢中之誤趙王倫死既葬纘以車轢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從漢中纘又表宜還纘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書鈔六十九干寶晉紀曰閻纘伯爲人鯁直不憚強禦案續伯誤作纘伯御覽二百四十九引無伯字不憚作不畏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纘五子皆開朗有才力長子亨爲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爲晞所害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亂政之參夷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

聲闇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覩
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櫬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
忠直壯乎顧覩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
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
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欒布奏事彭王弗
之尚也

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艾道既相侔名亦俱泰續伯區
區輿櫬陳謩偏茲淫嬖弗遂良圖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晉書斠注卷四十八

晉書斠注卷四十九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十九

阮籍　兄子咸　咸子瞻　瞻弟孚
　　　從子脩　族弟放　放弟裕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魏志王粲傳曰阮瑀字元瑜注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造歌曲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御覽六百二魏氏春秋曰阮籍幼有奇才異質八歲能屬文性恬靜傲然獨得任性不羈世說德行篇注引魏

氏春秋曰秋作宏達不羈任誕篇注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爲之也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戸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御覽六百十一引七賢傳作或經行巳林經日不返博覽羣籍尤好莊老世說文學篇注晉諸公贊曰阮籍著道德論御覽一引籍老子贊嗜酒能嘯御覽六百二魏氏春秋曰兀然長嘯以此終日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己世說賞譽篇上曰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注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清河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爲勝己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兖州刺

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關一言自以不能測不關一作不開世說德行篇注魏氏春秋曰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御覽五百十二臧榮緒晉書曰王昶聞籍奇偉請與相見乃歎息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文選詠懷詩注臧榮緒晉書曰蔣濟辟爲掾唐李百藥裴鏡民碑銘云濟崇其府望辟阮嗣宗重其文學之譽案辟即蔣之借字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

當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尙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屛於田里水經穀水注曰穀水又東南轉屈而東注謂之阮曲云阮嗣宗之故居也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書鈔五十八類聚四十八竹林七賢傳曰高貴鄉公以爲散騎常侍非其好也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

世事遂酣飲爲常〔世說任誕篇注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戲談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御覽七十三語林曰陳協數日輒進阮步兵酒一壺後晉文王修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也〕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世說簡傲篇曰晉文王功德甚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御覽九百一引晉陽秋屏鄣作壁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文選五君詠注臧榮緒晉書曰不以政事爲務沈醉日少世說任誕篇注文士傳曰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御覽四百九十八引文士傳作教令清肅又九百一引晉陽秋〕

作教令清簡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眾乃悅服文選晉紀總論注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世說任誕篇三百作數百注引文士傳作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

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淸壯，爲時所重。御覽七百十戴勝竹林七賢論曰魏朝封文王固讓公卿皆當喻旨司空鄭沖等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宿扶而起書几板爲文無所治定乃寫付信世說文學篇注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籍聞明公至圖讓沖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旣安之勢光宅曲皋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世說德行篇注引魏氏春秋曰上曰天下之至愼者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愼乎注引魏氏春秋作不拘禮俗文選五君詠注引臧榮緒晉書不拘上有放誕二字臧否上有評論二字

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飮酒二斗，世說任誕篇注引鄧粲晉紀作籍母將死與人圍棋圍棋未決御覽七百四十三引鄧粲晉紀作飮

酒三升舉聲一號吐血數升世說任誕篇注引鄧粲晉紀此句下有廢頓久之一語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世說任誕篇注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爲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世說任誕篇作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遑居喪不帥常檢世說任誕篇注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御覽四百九十八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作二千石不治官事日與倫等共飲酒歌呼時人以籍在魏晉之交欲佯狂避時不知籍本性自然也又五百六十一裴楷別傳曰陳留阮籍遭母喪楷弱

冠往弔籍乃離喪位神志晏然至乃縱情嘯詠傍若無人楷不爲改容行止自若遂便率情獨哭哭畢而退戚容舉動無異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世說任誕篇作時人歎爲兩得其中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世說簡傲篇注引晉百官名禮俗作凡俗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世說任誕篇我下有輩字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

之亦不疑也世說任誕篇曰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世說任誕篇注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御覽一百九十五引漢晉春秋一獨駕作獨行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御覽一百九十五引漢晉春秋而反作而走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寰宇記一曰阮籍墓在尉氏縣東四十里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稱阮歿于魏世又非佐晉翊業如魏荀彧宋劉穆之之比系之晉史義例安在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文選五君詠注臧榮緒晉書曰善屬文論初不苦也率爾便成

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世說棲逸篇曰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眞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黄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叙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㗖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注魏氏春秋曰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長嘯韵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

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寰宇記五十六曰蘇門山在衛縣西八十一里一曰蘇嶺俗名五巖山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胷懷本趣也世說棲逸篇注竹林七賢論曰所言皆胷懷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籍亦近乎目擊道存矣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

不飾小節世說賞譽篇下曰籍子渾器量弘曠注世語曰渾淸虛寡欲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曰世說任誕篇注竹林七賢論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爲達也太康中爲太子庶子釋文序錄阮渾有易義隋經籍志作馮翊太守阮渾周易論二卷案渾蓋初爲庶子後終於太守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御覽七引晉書作阮咸性曠達不拘紑[illegible][illegible]世說賞譽篇上注名士傳曰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世說任誕篇作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御覽三十一竹林七賢論曰諸

阮俱世儒學善居室內足於財唯咸一巷倘道業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曝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幝於庭〔六書彌犢佰擬十〕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文選五君詠注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爲吏部郎三上世說賞譽篇上注山濤啟事曰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史曜出處缺散騎常侍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又引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跡外之意自見耳通典二十三曰帝以咸耽酒浮虛遂用陸亮案書鈔六十引干寶晉紀作山濤選舉阮咸宣子爲吏部郎誤以宣子爲咸字〕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

心醉不覺歎焉世說賞譽篇注引名士傳歎焉作歎服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世說任誕篇作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世說任誕篇作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造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注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太平廣記二百三國史異纂曰元行沖賓客為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觀之曰此阮咸所造樂也令匠人改以木為聲清雅今呼為阮咸盧氏雜說曰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為之時人不識以為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周家祿校勘記曰修當照本傳作脩

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世說任誕篇盆作甕圓作圍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弗之許荀勖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樂志上作出咸爲始平相文選五君詠注引晉諸公贊云中護軍長史阮咸案本傳失載此官以壽終二子瞻孚御覽入百五十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兄子簡亦曠達自居居大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又食之以致清議廢頓三十年案咸兒之名不可攷簡蓋亦熙之孫也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世說賞譽篇下曰瞻虛夷有遠志壯名士傳曰瞻夷任而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

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晉宋書故云止字衍詳鄧攸傳注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王若虛滹南集謬誤雜辨曰瞻以將無同答之瞻意蓋言同耳晉人例重玄學故戎深喜而世多疑之夫將無云者猶無乃得無之類庾亮令褚裒認孟嘉于衆中裒指嘉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苟晞從母子求為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耶劉裕受禪徐廣攀晉帝車泣涕謝晦謂之曰徐君將無小過皆是類也世說載褚裒語正作得無通鑑載謝晦語亦然以此可知其為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類聚十九書鈔六十八御覽別傳曰世號三語掾王君因

喞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何復假於一言也案世說文學篇以三語掾爲阮宣子與本傳大異何復假於一言也下有遂相與爲友一語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世說賞譽篇下注引趙吳郡行狀作越與趙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世說賞譽篇下禮容作禮度儀度作儀形注引趙吳郡行狀又作執儀諷誦均作諷味音旨行狀作辭旨小兒毗既無

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世說賞譽篇下注引遁吳郡行狀誨接作燕誨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御覽六百十七引幽明錄執作秉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御覽六百十七引幽明錄聊作即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御覽五百九十五幽明錄曰俄而鬼見而瞻死時年三十

孚字遙集聖賢羣輔錄下曰一云阮八百郎瞻弟孚字遙集明率多通故大將軍王敦云方瞻有誠

故云入百案瞻字千里故以其弟爲入百其母即胡婢也世說任誕篇注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世說雅量篇注引晉陽秋曰孚少有智調而無儁異又賞譽篇下曰孚爽朗多所遺注引中興書曰孚風韻疏誕少有門風世說識鑒篇注引孚別傳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書鈔六十八引晉中興書陳留阮錄作終日酣醉恆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鎭廣陵高選綱佐一作佑以孚爲長史帝詔曰卿既統軍府書鈔六十八晉中興書曰中宗詔曰卿記綜軍府郊壘

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僶勉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鎭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明臣亦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卽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御覽五百六十八俗說曰朱禕是石崇伎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閒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朱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之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卽與之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

不爾便廢才［書鈔六十引臧榮緒晉書非禮作非體就用之作就家用之便廢才下有當輕重務排之耳一語］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世說雅量篇此句下有並恒自經營一語］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屛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世說雅量篇作見自吹火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楊尹時太后臨

朝政出舅族爭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爭疏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無子從孫廣嗣

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世說文學篇注名士傳曰好老易能言理）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

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脩人事世說文學篇注名士傳曰傲然無營絶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世說文學篇注引名士傳作談相逢即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世說任誕篇作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家無儋石之儲宴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皐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

鈞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眞偉後爲黃門郎陳留內史果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御覽七百五十八妬記曰武歷陽女嫁阮宣子無道妬忌禁婢驅覆桑蓋不得相合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脩所著述甚寡隋志梁有太子洗馬阮修集二卷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御覽九百二十七引作踰踰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庭一作雷霆誤鷽鳩仰笑尺鴳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爲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行參軍太

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爲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內史案世說德行篇注阮光祿別傳曰祖略齊國內史父顗汝南太守與此異放少與孚並知名書鈔六十晉中興書曰阮放與從弟孚齊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書鈔三十入類聚四十八引晉中興書作甚有稱譽書鈔六十又引晉中興書銓管作銓曹時成帝幼沖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

設餌請寶伏兵殺之〔案高寶斬梁碩本紀在明帝太寍元年非成帝時事也本傳誤〕寶衆擊放敗走保僞陽城得免〔讀史舉正曰案僞陽縣屬寍浦郡地理志不載〕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爲祟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書鈔六十引晉中興書作性儉約類聚四十九引晉中興書作性清儉〕爲吏部郎不免饑寒〔書鈔六十御覽二百十六引晉中興書饑寒作饑乏〕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御覽二百十六引晉中興書作供給衣食放由是得立〕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達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世說德行篇注阮光祿別傳曰裕淹通有理識〕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世說賞譽篇下〕

注中興書曰縱酒居酣不綜其事周家祿校勘記曰暢誤觴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世說德行篇注阮光祿別傳曰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為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為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遯之志世說棲逸篇曰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

過此揚子法言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世說方正篇作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己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世說方正篇此句下有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一語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敘說既畢裕以傳嘏爲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世說品藻篇注引中

輿書終日靜默作終日穎然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瑯邪王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貰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閒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一卒高似孫剡錄四日阮裕墓縣東九里三子傭盜普傭早卒盜鄱陽太守普

驃騎諮議參軍世說尤悔篇注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案牖與傭字形相近致謁御覽七百四十一俗說曰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失心病服除後經年病瘳宋書隱逸傳曰阮萬齡祖思曠父寍黃門侍郎又良吏傳曰阮長之祖思曠父普長之字茂景臨海太守子師門原鄉令案宋書云寍黃門侍郎與本傳異傭子歆之中領軍寍子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宋書隱逸傳曰萬齡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及歆之子彌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世說德行篇注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魏志王粲傳注虞預晉書曰康家

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於銍縣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遂氏焉水經淮水注引嵇氏譜作譙有嵇山山寰宇記十七曰嵇山在臨渙縣西北三十五里

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

魏志王粲傳注嵇氏譜曰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文選幽憤詩注引嵇氏譜作兄喜歷徐揚州刺史書鈔六十八嵇憙集曰晉武爲撫軍妙選官屬以憙爲功曹又四百五王隱晉書曰嵇喜爲太僕殿騶馮陵知其英俊待以賓友之禮以狀表上案喜與憙古通用李憙亦作喜是也

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

魏志王粲傳注嵇喜爲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信不修名譽世說德行篇注王隱晉書曰康有奇才儁辯

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

書鈔五十六臧榮緒晉書曰風姿清秀高爽任眞世說容止篇曰風姿特秀注引康別傳作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正爾在羣形之中自知非常之器

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

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

世說德行篇注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

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

文選琴賦注臧榮緒晉書曰博覽無所不見魏志王粲傳注嵇喜爲康傳曰博洽多聞

長好老莊

魏志王粲傳注嵇喜爲康傳曰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

與魏宗室婚

世說德行篇注文章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壻遷郎中文選恨賦注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魏志沛穆王林傳曰子緯嗣注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案譜與王晉大異必有一誤

拜中散大夫

書鈔一百嵇康集曰康著游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詞問左右曰斯人安在吾欲擢之遂起家爲潯陽長案本傳不言爲潯陽長當在拜中散之前傳從略

常脩養性服食之事

魏志王粲傳注嵇喜爲康傳曰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

彈琴詠詩自足於懷

魏志王粲傳注引嵇喜爲康傳作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御覽五百七十七語林曰嵇中散夜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乃吹燈滅

之日恥與魑魅爭光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魏志王粲傳注引嵇
喜爲康傳所得作所致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魏志
王粲傳注引嵇喜爲康傳作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乃著養
生論魏志王粲傳注嵇喜爲康傳曰著養生論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
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文選二十一孫綽嵇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
不得屈又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
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
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
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
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

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蓋其胷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

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魏志王粲傳注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於竹林號爲七賢文選思舊賦注藏榮緒晉書曰預其流者向秀劉靈之徒世說德行篇注康別傳曰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又任誕篇曰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注晉陽秋曰於時風譽扇於海內至於今詠之水經清水注引郭緣生述征記所云白鹿山東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蓋謂此也類聚六十四述征記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爲丘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御覽載題以酬劉讖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

謂爲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魏志王粲傳注魏氏春秋曰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晉陽秋曰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世說棲逸篇曰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往王隱晉書曰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役故登或默也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縣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薾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御覽三百九十二竹林七賢論曰阮籍性樂酒善嘯聲闕百步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眞人在

焉籍親往尋其人於巖顛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佗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頃彼乃齗然歎曰可更作籍又嘯意盡退還半嶺山顛喈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之嘯也康又遇王烈共入山書鈔一百六十臧榮緒晉書曰嵇康遇邯鄲人王烈烈自言二百餘歲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書鈔一百六十引臧榮緒晉書曰呼吸之間康叔軋不見蘇欻字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魏志王粲傳注魏氏春秋曰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世說棲逸篇注康別傳曰山巨源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

遇己情耶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孫志祖讀書脞錄曰魏志裴注引山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舉康自代蓋在此時至武帝受禪後濤再爲吏部史建不云舉康自代何得以後事牽混景元中耶且山公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是以舉康自代規避嫌疑之謗亦非辭官而舉康也

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否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

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託一作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文選注引英雄記曰向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食飲又引後漢書作尚長字子平又謝靈運去郡詩曰畢娶類尚子注引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又引後漢書作向長字子平案尚向二字形近易譌未知孰是日知錄引魏晉間人以父亡爲孤露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

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文選資作賢文選考異日按注則本文賢字疑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

塗彈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讎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世說簡傲篇注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惟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元和郡縣

圖志十六曰天門山今謂之百家巖在修武縣西北三十七里以巖下可容百家因名上有精舍又有鍛竈處所卽嵇康所居也東平呂安世說簡傲篇注晉陽秋曰安冀州刺史昭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也文選思舊賦注藏榮緒晉書曰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又嵇淵碑文注引臧書曰呂安才氣高奇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御覽四百九十八干寶晉紀曰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或遇其行康兄喜位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顧也獨宿車中康得設酒求康兄共戲則去世說簡傲篇注引干寶晉紀作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世說雅量篇注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選思舊賦注干寶晉書緒作曰嵇康呂安與阮籍山濤及兄喜友善康有潛遯之志不能被褐懷玉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誣己巽於鍾會有寵大祖遂

徙安邊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志王粲傳注魏氏春秋日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爲誣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亦安性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松之日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寶不然山濤爲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知本傳爲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爲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孜魁饑歸雖弱雖關撥猶觀振刻瑪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爲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毋丘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文選恨賦注引臧榮緒晉書辭相證引上有邂閱之始安嘗以語康二

句康性愼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祜少

遺不造哀煢靡識越在襁緥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眞日予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柳惠作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恧作赧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疏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冤時不我與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雍鳴雁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疇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愼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勖將來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魏志王粲傳注魏氏春秋曰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

乘肥衣輕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世說簡傲篇日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御覽八百三十三鄧粲晉紀日康坐坐以鹿皮嶷然正容不與之酬對會恨而去康謂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日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作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及是言於文帝日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魏志王粲傳注世語日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日不可儉亦已敗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世說雅量篇注文士傳日鍾會庭論康日今皇

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案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以下諸語皆鍾會庭論之言也本傳上文既云言於文帝賴山濤不聽縱又敘人庭論之言證以文士傳疑非會一時之言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世說雅量篇曰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注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於時豪傑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遣散又文士傳曰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爲別康顏色不變書鈔六十七王隱晉書曰晉文王教云嵇康學生三千人上書請康爲博士御覽五百三十二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建春門外道北去二里有牛馬市嵇公臨刑處也水經穀水注曰陽渠水南郎馬市舊洛陽有三市郎其一也亦嵇叔夜爲司馬昭所害處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世說雅量篇注文士傳曰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文選思舊賦注

引曹嘉之晉紀作顧日影援琴而彈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作康臨刑自若援琴而歌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魏志王粲傳注引康別傳作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世說雅量篇注文士傳曰爲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作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御覽五百九十六引李充袁宏及李氏弔嵇中散文寰宇記十七曰嵇康墓在臨渙縣西北三十五里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水經洧水注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嵇叔夜嘗采藥於山澤學琴於古人即此亭也御覽一百九十四郡國志曰冀州華陽亭即嵇康夜學琴於此又五百七

十九靈異志曰嵇中散神情高邁任心遊憩嘗行西南出去洛數十里有亭名華陽投宿夜了無人獨在亭中此亭由來殺人宿者多凶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諸弄而聞空中稱善聲中散撫琴而呼之曰君何以不來此人便答曰身是古人幽沒於此數千年矣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故來聽耳而就終殘毀不宜以接侍君子向夜彷彿見以手持其頭遂與中散共論聲音其辭清辯謂中散君試過琴於是中散以琴授之既彈衆作衆曲亦不出常唯廣陵散絕倫中散幾從受之半夕悉得與中散誓不得教他人又不得言其姓也又六百四十四語林日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械來歎其手快曰君一絃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名不對疑是蔡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梏案本傳云游于洛西靈異志云西南去洛數十里則華陽亭不得在冀州矣御覽所引郡國志疑有譌文寰宇記六十三亦以華陽亭在冀州阜城縣恐有傳聞之誤當從司馬彪在密縣爲是

康善談理又能屬文魏志王粲傳注魏氏春秋曰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隋志嵇康集十三卷注云梁有十五卷亡兩唐志仍作十五卷其高情遠趣率然玄

遺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魏志王粲傳注嵇喜爲康傳曰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隋志雜傳類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撰周續之注唐志作上古以來聖賢高士傳通志略三謨爲續之撰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元和姓纂九曰後漢侍中向栩五代孫秀又曰後漢向部生雄玚玚生秀清悟有遠識世說言語篇注向秀別傳曰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少爲山濤所知雅

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隋志道家類向秀莊子注二十卷張湛列子注屢引之釋文亦引向本世說文學篇注引秀本傳云或言秀游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惟好莊子聊應崔譔所著以備遺忘云又竹林七賢論云秀爲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元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世說文學篇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須復注徒

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案本傳不言呂安與別傳異 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 御覽四百九向秀別傳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 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 世說言語篇注向秀別傳曰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佛其心御覽四百九向秀別傳曰秀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游浿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修常業 康既被誅 世說言語篇注向秀別傳日後康被誅秀遂失圖 秀應本郡計入洛 文選思舊賦注引臧榮緒晉書郡計作州計世說言語篇注引向秀別傳作歲舉 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 世說言語篇注引向秀別傳作何能自屈 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 文選思舊賦注

引臧榮緒晉書未達堯心下有是以來見一語世說言
語篇注向秀別傳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
一坐皆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文選思舊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反自役作思舊賦
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文選思舊
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始有不羈之志與嵇康呂安友
世說言語篇注向秀別傳曰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
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
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
放其後並一作各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
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
時日薄虞泉寒冰悽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
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
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

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一作追昔以懷今人一作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勞格校勘記曰案在愷傳庾純張華溫嶠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衜華廙等充所親敬于是朋黨紛然則秀實係奔競之徒烏得云容迹而已哉卒於位二子純悌世說賞譽篇下曰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注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

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挮出奔為賊所害

劉伶

劉伶字伯倫文選思舊賦注五君詠注引臧榮緒晉書亦均作劉靈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劉知幾曰舊晉史本無劉伶畢卓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沈濤交翠軒筆記曰廣川書跋長安李丕緒得晉七賢帖世疑劉伶作靈李氏謂史容有說然其字伯伶知為伶也濤案文選酒德頌五臣注引臧榮緒晉書劉靈字伯倫文苑英華卷十三皇甫謐醉賦昔劉靈作酒德頌彭叔夏辨證云顏延之五君詠劉靈善閉關於校經讀書以據文中子劉靈古之閒關人也語林天生劉靈以酒為名並作靈而唐太宗晉書本傳作伶故他書通用伶云云又陸龜蒙酒賦有獻卓擒靈之伍我願先登卓謂畢卓靈為劉靈蓋伶从令聲令靈古字通用荀子彊國篇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注苓與靈同說文引詩霝雨其濛今詩作零虫部引詩螟蛉有子今詩作蛉漢吳仲山碑神零有知隸釋云以零為靈劉字伯倫本取伶倫之義而字無妨通作靈也案類聚入

十二亦引作劉靈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初學記十九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文選酒德頌注臧榮緒晉書曰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世說容止篇曰貌甚醜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又文學篇注名士傳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澹默少言文選五君詠注引臧榮緒晉書作靈潛嘿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御覽四百九十八引鄧粲晉紀曰劉伶常著褌服而乘鹿車客有詣伶值其裸袒責伶伶曰吾以天為屋以屋為褌諸君不當入中又何怨乎其自任如此幝世說任誕篇注引作語以天地為宅舍以屋角驛戈渤君自不當入我幝中衣舍懸孫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世說文學篇注引名士傳作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

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御覽四百八十引竹林七賢論自誓下有以斷之三字類聚七十二引語林作鄉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從之御覽四百八十竹林七賢論曰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前請伶祝誓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飮一斛類聚七十二引語林一斛作一石五斗解酲婦兒之言類聚七十二引語林御覽四百八十引竹林七賢論婦兒作婦人愼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世說文學篇注引名士傳作其人攘袂而起必欲築之伶和其色曰御覽三百七十一引竹林七賢論作必欲毀之伶顧而笑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世說文學篇注引名士傳作其人不覺廢然而返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

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世說文學篇曰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其辭曰有大人先生（類聚七十二引生下有者字）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類聚七十二引扃牖作戶牖）入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世說文學篇注引名士傳止作行觚作瓢）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元作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類聚七十二引漱醪作歠醪）奮髯箕踞（類聚七十二引奮髯作奮鬚）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文選作豁爾）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睹泰山之

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世說文學篇注引名士傳江海作江漢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寰宇記二十三曰劉靈墓在承縣東北二十里案輿地紀勝二又謂在嘉縣縣東北廿里恐出附會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寰宇記一曰謝鯤太康人案樂氏所據未知何書恐不及本傳之可信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王接傳曰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賈謐傳曰國子博士謝衡世說德行篇注引中興書作衡太子少傅文學篇注晉陽秋曰衡晉碩儒隋志云梁有國子祭酒謝衡集二卷亡唐志仍著錄案衡之官階諸書互異

末審孰是疑由博士爲祭酒復擢太子少傅也鯤少知名書鈔六十八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弱冠
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世說賞譽篇下注引江左名士傳不脩威儀下有好迹逸
而心整形獨而言清居身若礙動不累高四句又品藻篇注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被
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好老易能歌善鼓琴世說文學篇注晉陽秋曰善音樂以琴書
爲業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
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
舍之又無喜色御覽六百四十九晉中興書曰值中朝大亂長沙王乂輔政親媚小人忌害君
子時疾鯤名譖之乂遂執欲鞭之鯤解衣伏質神無動容乂異而釋之又無喜色勞格校勘記曰永興當作大
安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
取官稾除名書鈔六十八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太尉東海王越聞其名辟以爲掾時擢胡來攻

城多蓄薪柴鯤家僮載取官蒿坐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

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勌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眄敦其爲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閒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遊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溫嶠嘗謂鯤子

尙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器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世說規箴篇不復得作不得復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尙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

帖然矣札樸曰北魏高湛墓志全怗民境怗字不瞭案廣韻怗安也晉書謝鯤傳羣情怗然北史柳崇傳境內怗然崔亮傳百姓怗然袁翻傳求皆允怗南齊書陸厥傳岨峿妥怗之談其字並從立心案桂氏所見本作怗設古本作帖當為後人所改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麤疏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己參軍王嶠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世說規箴篇作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世說規箴篇注引晉陽秋曰鯤

日不就朝覲懼天下私議也案此二句當在若能朝天子之上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情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魏書司馬叡傳側席下有待公二字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世說規箴篇注引晉陽秋作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魏書司馬叡傳作何損朝廷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涖政清肅百姓愛之世說品藻篇注鄧粲晉紀曰鯤有勝情遠概爲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尋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尙嗣別有

胡毋輔之　子謙之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世說品藻篇注入王故事曰輔之少有雅俗鑒識）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書鈔一百四十八晉中興書曰胡毋輔之等具飲酒散髮裸裎閉戶不納外客）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書鈔七十八晉中興書太山胡毋錄）

日始節酒爲政甚美遷尙書郞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脩王尼畢卓俱爲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書鈔七十七引鄧粲晉紀作過河南尹將飲酒河南門卒王子搏桊搏當爲博之譌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書鈔七十七引鄧粲晉紀安復作安能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爲從事中郞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

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宣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
復以爲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㝢避亂渡江元帝以爲
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到州
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
父字御覽七百二語林曰胡毋彥國至相州坐廳事斷官事爾時三秋中傍搖扇視事其兒子先從容顧謂曰彥國復何爲自貽伊戚輔之亦不以介意御覽三百七十六引晉中興書作亦不怪也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闚而厲聲曰彥國年
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
其所爲如此御覽三百七十六引晉中興書作輔之遝呼入與共飲酒其爲放達如此年末

三十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也案地理志新蔡鮦陽均屬汝陰郡惠帝時分汝陰立新蔡蓋鮦陽即改隸新蔡郡父諶中書郎卓少希放達書鈔六十御覽二百十六引晉中興書作少亦放達世說任誕篇注引作少傲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類聚四十八引晉中興書作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世說任誕篇注引中興書致醉作取醉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類聚

四十八引晉中興書酒杯作酒卮御覽九百四十二引郭子作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書鈔一百四十八引晉中興書酒船中作酒池內類聚二十六初學記二十六又引作池中御覽九百四十二引郭子作可了一生哉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世說任誕篇注引中興書曰溫嶠素知爰卓請爲平南長史卒官輿地紀勝十八曰晉畢卓墓在當塗縣南東龍山

王尼

王尼字孝孫通鑑晉紀作王尼注云案尼古仁字又音夷王尼字孝孫或者當讀爲仁字然永嘉三年書河內王尼即此王尼也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三十四引王隱晉書作字季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

川苟遂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
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
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數日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
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下與尼炙
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
因免爲兵初學記二十王隱晉書曰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毋輔之李垣等皆與尼交時尼爲兵在大將軍幕澄等持羊酒詣軍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軍澄等語吏過王尼炙羊飲酒訖而去竟不見將軍將軍聞之與尼長假遂得離兵御覽四百七晉中興書曰有王尼者出寒微輔之庾顗王澄等共爲美談又六百三十四引王書作時尼爲兵曹元和姓纂曰甄逸中山無極人逸子嚴孫暢暢生紹紹生述隋志梁有甄征西諮議甄述集十二卷亡唐志著錄五卷書鈔一百三十六御覽六百九十七均引甄述詩

東贏公騰

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尙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御覽八百十七王隱晉書曰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能奉禮率法至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也尼舍資財軍寇撥略公爲宰輔未能禁賊令尼窮困是亦明公負物也越意解大笑卽賜絹五十匹諸貴人聞競往餉

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荆州刺史遇之甚厚御覽四百八十六晉中興書曰王澄時爲荆州刺史見之欣喜厚供給之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煑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書鈔一百四十一王隱晉書曰遭大荒煞牛斫車轄以煑之父子共食而死

羊曼 弟聃

羊曼字祖延世說雅量篇注引曼別傳作延祖太傅祜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

郎尙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穨縱好飲酒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晉中興書大山羊曼常穨縱任俠飲酒誕節世說雅量篇注引曼別傳作穨縱宏任御覽四百七引晉中興書作穨縱宏狂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御覽四百七引晉中興書委伯作秀伯而曼爲𨤲伯𨤲一作䵴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晉中興書充州號爲𨤲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爲嚃羹之嚃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諡也江南號爲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𨤲𨤲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爲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

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學林曰案䵵從黑䵵從重二字雖同音稱而義各不同玉篇廣韻皆曰䵵從黑羊曼爲䵵伯䵵積厚也蓋羊曼爲䵵伯從黑而顏氏家訓乃用從重之䵵是以推其義不行也顏氏所引乃盛宏之晉書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從重之䵵已爲誤今世所行晉書乃唐太宗所修於羊曼傳用從黑之䵵爲不誤矣晉書羊曼傳曰曼任達穨縱好飲酒爲中興名士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以此觀之則䵵者乃美稱是八儁之中居一儁也若如顏氏家訓所稱則多饒積厚與夫䵵䵵無賢不肖之辨皆非美稱矣非美稱則豈容在八儁之列今按羊曼以任達穨縱好飲酒而得䵵伯之名則䵵者豁達不拘小節之稱也顏氏所訓與此皆不合矣

凡八人號兗州八伯

世說雅量篇注引曼別傳作兗州八達案光逸傳云時人謂之八達是當時亦稱八伯爲八達也

蓋擬古之八儁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爲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

難敦敗代阮孚爲丹楊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世說雅量篇相飾作與飾曼拜丹楊客來早者得佳設日宴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世說雅量篇注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世說雅量篇豐腆作豐華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南日大司馬門宮死記大司馬門南直宣陽門其門內日雲龍門則殿前正門也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嗣少知名尙何明帝女南郡悼

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聃

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御覽三百七十八引晉中興書江泉作江淵史疇上有陳留二字案唐人避諱改淵爲泉自江淵以下三人均有郡名本傳史疇上乃脫文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琐伯御覽三百七十八引晉中興書狼戾作很戾蓋擬古之四凶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六引還寃記作廬江剛克麤暴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鑠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

都有司奏聃罪當死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六還冤記曰右司馬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頁等二百九十人徙謫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一百餘人應棄市

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六還冤記曰聃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啟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慼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日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六引還冤記摧咽作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

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六引還寃記以寄作自處令便原聊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頭之遇疾恆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六引還寃記作少時聊疾病恆見簡良等日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由黃泉經宿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通鑑晉紀注曰姓譜光姓燕人田光之後秦末子孫避地因以爲氏書鈔一百三十四引晉中興書作字益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書鈔一百三十四引晉中興書作使他往冒寒舉體凍殭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溼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

一人乎書鈔一百三十四晉中興書曰入縣令被中寢令詰之逸曰冒雨沾溼如不易衣必至凍死何惜一被而殺一人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書鈔一百三十四引晉中興書作令奇而不問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
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
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
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
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
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
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卽辟焉書到郡縣皆
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

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爲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眞若乃一其本原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己先下於人猶大

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忯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𡏖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

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覩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斂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不覊斯風誰虧王政

晉書斠注卷四十九